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

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，連忙趕至寺中，回明賈珍。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，並預備一切應用擔杠等物，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；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。是日，喪儀焜耀，賓客如雲。自鐵檻寺至寧府，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。內中有嗟嘆的；也有羨慕的；又有一等「半瓶醋」的讀書人，說是喪禮與其奢易，莫若儉戚的。一路紛紛議論不一。至未申時方到，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。供奠學哀已畢，親友漸次散回，只剩族中人，分理迎賓送客等事。近親只有那舅太爺相伴未去。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，不免在靈旁藉草枕塊，恨苦居喪。人散後，仍乘空在內親女眷中廝混。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，至晚人散，方回園裡。鳳姐身體未愈，雖不能時常在此，或遇著開壇誦經，親友上祭之日，亦扎掙過來，相幫尤氏料理。一日，供畢早飯，因天氣尚長，賈珍等連日勞倦，不免在靈旁假寐。寶玉見無客至，遂欲回家看視黛玉，因先回至怡紅院中。進入門來，只見院中寂靜無人，有幾個老婆子和那小丫頭們，在回廊下取便乘涼，也有睡臥的，也有坐著打盹的。寶玉也不去驚動。只有四兒看見，連忙上前來打簾子。將掀起時，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，幾乎和寶玉撞個滿懷。一見寶玉，方含笑站著說道：「你怎麼來了？你快給我攔住晴雯，他要打我呢！」一語未了，只聽見屋裡唏哩嘩啦的亂響，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。隨後晴雯趕來罵道：「我看你這小蹄子兒往那裡去？輸了不叫打！寶玉不在家，我看有誰來救你？」寶玉連忙帶笑攔住，道：「你妹子小，不知怎麼得罪了你，看我的分上，饒他罷！」

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，乍一見，不覺好笑，遂笑說道：「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！就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，也沒有這麼快！」又笑道：「就是你真請了神來，我也不怕！」遂奪手仍要捉拿。芳官早已藏在身後，摟著寶玉不放。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，一手攏了芳官，進來看時，只見西邊炕上麝月、秋紋、碧痕、春燕等正在那裡「抓子兒」贏瓜子兒呢。卻是芳官輸給晴雯，芳官不肯叫打，跑出去了。晴雯因趕芳官，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。

寶玉笑道：「如此長天，我不在家裡，正怕你們寂寞，吃了飯睡覺，睡出病來；大家尋件事玩笑消遣，甚好。」因不見襲人，又問道：「你襲人姐姐呢？」晴雯道：「襲人麼？越發道學了，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！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，不知他做什麼呢，一點聲兒也聽不見。你快瞧瞧去罷，或者此時參悟了，也不可知。」

寶玉聽說，一面笑，一面走至裡間。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，手中拿著一根灰色條子，正在那裡打結子呢。見寶玉進來，連忙站起，笑道：「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？我因要趕著打完了這結子，沒工夫和他們瞎鬧，因哄他說：『你們玩去罷。趁著二爺不在家，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，養一養神。』他就編派了我這些個話：什麼『面壁了』、『參禪了』的。等一會，我不撕他那嘴！」

寶玉笑著，挨近襲人坐下，瞧他打結子，問道：「這麼長天，你也該歇息歇息，或和他們玩笑。要不，瞧瞧林妹妹去也好。怪熱的，打這個那裡使？」襲人道：「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。那個青東西，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白事纔帶的著，一年遇著帶一兩遭，平常又不犯做；如今那府裡有事，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，所以我趕著另作一個。等打完了結子，給你換下那舊的來。你雖然不講究這個，要叫老太太回來看見，又該說我們躲懶，連你穿帶的東西都不經心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真難為你想的到。只是也不可過於趕，熱著了，倒是大事。」

說著，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內新泡的茶來。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，雖暑月不敢用冰，只以新汲井水，將茶連壺浸在盆內，不時更換，取其涼意而已。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，遂向襲人道：「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：要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，叫他即刻送信；要沒要緊的事，我就不過去了。」說畢，遂出了房門，又回頭向碧痕等道：「要有事，到林姑娘那裡找我。」

於是一徑往瀟湘館來看黛玉。將過了沁芳橋，只見雪雁領了兩個老婆子，手中都拿著菱、藕、瓜果之類。寶玉忙問雪雁道：「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，拿這些瓜果作什麼？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？」雪雁笑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一一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。」寶玉點頭應允。雪雁便命兩個老婆子：「先將瓜果送去，交與紫鵲姐姐。他要問我，你就說我做什麼呢，就來。」那婆子答應著去了。雪雁方說道：「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。今日飯後，三姑娘來，會著要瞧二奶奶去，姑娘也沒去。又不知想起什麼來了，自己哭了一回，提筆寫了好些，不知是詩是詞。叫我傳瓜果去時，又聽叫紫鵲將屋內擺著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，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，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，等瓜果來時聽用。要說是請人呢，不犯先忙著把個爐擺出來。要說點香呢，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果木瓜之類，又不大喜薰衣服。就是點香，也當點在常坐臥的地方兒。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薰臭了，要拿香薰薰不成？究竟連我也不知為什麼。二爺自瞧瞧去。」

寶玉聽了，不由的低頭，心內細想道：「據雪雁說，必有原故。要是同那一位姐妹們閒坐，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。或者是姑爺姑媽的忌辰；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，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饌具送去林妹妹私祭，此時已過。大約必是七月，因為瓜果之節，家家都上秋季的墳，林妹妹有感於心，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，取《禮記》『春秋薦其時食』之意，也未可定。……但我此刻走去，見他傷感，必極力勸解，又怕他煩惱，鬱結於心；若竟不去，又恐他過於傷感，無人勸止；兩件皆足致疾！……莫若先到鳳姐處處一看，在彼稍坐即回。如若見林妹妹傷感，再設法開解；既不至使其過悲，哀痛稍申，亦不至抑鬱致病。」

想畢，遂別了雪雁，出了園門，一徑到鳳姐處來，正有許多婆子們回事畢，紛紛散出。鳳姐倚著門和平兒說話呢，一見了寶玉，笑道：「你回來了麼？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，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，若沒什麼事，趁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。再者，那裡人多，你那裡祭的住那些氣味？不想恰好你倒來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多謝姐姐惦记。我也因今日沒事，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，不知身上可大愈了，所以回來看看。」鳳姐道：「左右也不過是這麼著，三日好，兩日不好的。老太太、太太不在家，這些大娘們，噯！那一個是安分的！每日不是打架，就是拌嘴，連賭博偷盜的事情，都鬧出來了兩三件了！雖說有三姑娘幫著辦理，他又是一個沒出閣的姑娘，也有叫他知道的，也有往他說不得的事，也只好強扎掙著罷了。總不得心靜一會兒！別說想病好，求其不添，也就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姐姐雖如此說，姐姐還要保重身體，少操些心才是。」

說畢，又說了些閒話，別了鳳姐，回身往園中走來。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，只見爐裏殘煙，奠餘玉體，紫鵲正看著人往裡收桌子，搬陳設呢。寶玉便知已經奠祭完了，走入屋內，只見黛玉面向裡歪著，病體懨懨，大有不勝之態。紫鵲連忙說道：「寶二爺來了。」黛玉方慢慢的起來。含笑讓坐。

寶玉道：「妹妹，這兩天可大好些了？氣色倒覺靜些，只是為何又傷心了！」黛玉道：「可是你沒的說了！好好的，我多早晚又傷心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看妹妹臉上現有淚痕，如何還哄我呢？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，凡事當各自寬解，不可過作無益之悲；若作踐壞了身子，使我一一說到這裡，覺得以下的话有些難說，連忙嚥住。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，情投意合，又願同生同死，卻只心中領會，從來未曾當面說出；況兼黛玉心多，每每說話造次，得罪了他。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，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，接不下去，心中一急，又怕黛玉惱他。又想一想自己的心，實在的是為好，因而轉念為悲，反倒掉下淚來。」

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，如今見此光景，心有所感，本來素昔愛哭，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。

卻說紫鵲端了茶來，打量二人又為何事口角，因說道：「姑娘身上纔好些，寶二爺又來惱氣了。到底是怎麼樣？」寶玉一面拭淚，笑道：「誰敢惱妹妹了？」一面搭訕著起來閒步，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，不禁伸手拿起。黛玉忙要起身來奪，已被寶玉揣在懷內，笑央道：「好妹妹，賞我看看罷！」黛玉道：「不管什麼，來了就混翻！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寶釵走來，笑道：「寶兄弟要看什麼？」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，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，未敢造次回答，卻望著黛玉笑。黛玉一面讓寶釵坐，一面笑道：「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，終身遭際，令人可欣、可羨、可悲、可歎者甚多。今日飯後無事，因欲擇出數人，胡亂湊幾首詩，以寄感慨，可巧探丫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，我也身上懶懶的，沒同他去。剛纔做了五

首，一時困倦起來，摺在那裡，不想二爺來了，就瞧見了。其實給他看也沒有什麼，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。」寶玉忙道：「我多早晚給人看來？昨日那把扇子，原是我愛那幾首《白海棠》詩，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，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易。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？自從你說了，我總沒拿出園子去。」

寶釵道：「林妹妹這處的也是。你既寫在扇子上，偶然忘記了，拿在書房裡去，被相公們看見了，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？倘或傳揚開了，反為不美。自古道『女子無才便是德』，總以貞靜為主，女工還是第二件。其餘詩詞，不過是閨中遊戲，原可以會，可以不會。們們這樣人家的姑娘，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。」因又笑向黛玉道：「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，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。」又指著寶玉笑道：「他早已搶去了。」寶玉聽了，方自懷內取出，湊至寶釵身旁，一同細看。只見寫道：

西施

一代傾城逐浪花，吳宮空自憶兒家。效顰莫笑東村女，頭白溪邊尚浣紗。

虞姬

腸斷烏啼夜嘯風，「虞兮」幽恨對「重瞳」。黥彭甘受他年醜，飲劍何如楚帳中？

明妃

絕豔驚人出漢宮，紅顏命薄古今同。君王縱使輕顏色，予奪權何畀畫工？

綠珠

瓦礫明珠一例拋，何曾石尉重嬌嬈？都緣頑福前身造，更有同歸慰寂寥。

紅拂

長劍雄談態自殊，美人巨眼識窮途。尸居餘氣楊公幕，豈得羈縻女丈夫？

寶玉看了，讚不絕口。又說道：「妹妹這詩，恰好只做了五首，何不就命曰《五美吟》？」於是不容分說，便提筆寫在後面。寶釵亦說道：「做詩不論何題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。若要隨人腳蹤走去，縱使字句精工，已落第二義，究竟算不得好詩。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，有悲輓昭君的，有怨恨延壽的，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，紛紛不一。後來王荊公復有『意態由來畫不成，當時枉殺毛延壽』；歐陽永叔有『耳目所見尚如此，萬里安能制夷狄』：二詩俱能各出己見，不與人同。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，亦可謂命意新奇，別開生面了。」

仍欲往下說時，只見有人回道：「璉二爺回來了。適纔外頭傳說，往東府裡去了，好一會了，想必就回來的。」寶玉聽了，連忙起身，迎至大門以內等待，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。於是寶玉先迎著賈璉打千兒，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，又給賈璉請了安。二人攜手走進來。只見李紈、鳳姐、寶釵、黛玉、迎、探、惜等早在中堂等候。一一相見已畢。因聽賈璉說道：「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，一路身體甚好。今日先打發了我來家看視。明日五更，仍要出城迎接。」說畢，眾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。因賈璉是遠歸，遂大家別過，讓賈璉回房歇息。一宿晚景，不必細述。

至次日飯時前後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。眾人接見已畢，略坐了一坐，吃了一杯茶，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。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，卻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，即過這邊來了。當下賈母進入裡面，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人哭著迎出來了。他父子，一邊一個，挽了賈母，走至靈前，又有賈珍賈蓉跪著，撲入賈母懷中痛哭。賈母暮年人，見此光景，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。賈赦賈璉在旁苦勸，方略略止住。又轉至靈右，見了尤氏婆媳，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場。哭畢，眾人方上前，一一請安問好。

賈璉因賈母纔回家來，未得歇息，坐在此間看著，未免要傷心，遂再三的勸。賈母不得已，方回來了。果然年邁的人，禁不住風霜傷感，至夜間，便覺頭悶心酸，鼻塞聲重，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，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。幸而發散的快，未曾傳經，至三更天，些須發了點汗，脈靜身涼，大家方放了心。至次日，仍服藥調理。

又過了數日，乃賈敬送殯之期。賈母猶未大愈，遂留寶玉在家侍奉。鳳姐因未曾甚好，亦未去。其餘賈赦、賈璉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，都送至鐵檻寺，至晚方回。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。等過百日後，方扶柩回籍。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。

卻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，恨無緣得見；近因賈敬停靈在家，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，不禁動了垂涎之意。況知與賈珍賈蓉素日有「聚麀」之誚，因而乘機百般撩撥，眉目傳情。那三姐兒卻只是淡淡相對，只有二姐兒也□分有意，但只是眼目眾多，無從下手。賈璉又怕賈珍吃醋，不敢輕動，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。

此時出殯以後，賈珍家下人少，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，並幾個粗使的丫鬢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，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；外面僕婦，不過晚間巡更，日間看守門戶，白日無事，亦不進裡面去；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。遂托相伴賈珍為名，亦在寺中住宿；又時常借著替賈珍料理家務，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。

一日，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：「前者所用棚杆孝布並請紅人青衣，共使銀一千一百□兩，除給銀五百兩外，仍欠六百零□兩。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，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。」賈珍道：「你先往庫上領去就是了，這又何必來回我？」俞祿道：「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，但只是老爺歸天以後，各處支領甚多，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，此時竟不能發給，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。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，或者挪借何項，吩咐了，奴才好辦。」賈珍笑道：「你還當是先呢，有銀子放著不使。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。」俞祿笑回道：「若說一二百，奴才還可巴結；這五六百，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？」賈珍想了一回，向賈蓉道：「你問你娘去：昨日出殯以後，有江南甄家送來弔祭銀五百兩，未曾交到庫上去，家裡再找找，湊齊了，給他去罷。」

賈蓉答應了，連忙過這邊來，回了尤氏，復轉來回他父親道：「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，下剩的三百兩，令人送至家中，交給老娘收了。」賈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帶了他去，合你老娘要出來，交給他。再者，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，問你兩個姨娘好。——下剩的，俞祿先借了添上罷。」

賈蓉和俞祿答應了，方欲退出，只見賈璉走進來了。俞祿忙上前請了安。賈璉便問何事。賈珍一一告訴了。賈璉心中想道：「趁此機會，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。」一面遂說道：「這有多大事，何必向人借去？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，還沒有使呢，莫若給他添上，豈不省事？」賈珍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就吩咐蓉兒，一並叫他取去。」賈璉忙道：「這個必得我親身取去。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，還要給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們請請安去；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，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。」賈珍笑道：「只是又勞動你，我心裡倒不安。」賈璉也笑道：「自家兄弟，這有何妨呢？」賈珍又吩咐賈蓉道：「你跟了你叔叔去，也到那邊給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們請安，說我和你娘都請安。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，還服藥呢沒有。」

賈蓉一一答應了，跟隨賈璉出來，帶了幾個小廝，騎上馬，一同進城。在路叔姪閒話，賈璉有心，便提到尤二姐，因誇說如何標致，如何做人好，「舉止大方，言語溫柔，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！人人都說你孀子好，據我看，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？」賈蓉揣知其意，便笑道：「叔叔既這麼愛他，我給叔叔作媒，說了做二房，何如？」賈璉笑道：「你這是玩話，還是正經話？」賈蓉道：「我說的是當真的話。」賈璉又笑道：「敢自好，只是怕你孀子不依；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。況且我又聽見說，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。」賈蓉道：「這都無妨。我二姨兒，三姨兒，都不是我老爺養的，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。聽見說，我老娘在那一家時，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莊頭張家，指腹為婚。後來張家遭了官司，敗落了，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，如今這□數年，兩家音信不通。我老娘時常報怨，要給他家退婚。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，只等有了好人家，不過令人找著張家，給他□幾兩銀子，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。想張家窮極了的人，見了銀子，有什麼不依的？再他也知道們們這樣的人家，也不怕他不依。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，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。——倒只是孀子那裡卻難。」

賈璉聽到這裡，心花都開了，那裡還有什麼話說，只是一味呆笑而已。賈蓉又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叔叔要有膽量，依我的主意，管保無妨，不過多花幾個錢。」賈璉忙道：「好孩子！你有什麼主意，只管說給我聽聽。」賈蓉道：「叔叔回家，一點聲色也別露。等我回明了我父親，向我老娘說妥，然後在僑們府後方近左右，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家伙，再撥兩撥子家人過去服侍，擇了日子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娶了過去，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。孀子在裡面住著，深宅大院，那裡就得知了？叔叔兩下裡住著，過個一年半載，即或鬧出來，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。叔叔只說孀子總不生育，原是為子嗣起見，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。就是孀子，見『生米做成熟飯』，也只得罷了。再求一求老太太，沒有不完的事。」

自古道「慾令智昏」，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，聽了賈蓉一篇話，遂為計出萬全，將現今身上有服，並停妻再娶，嚴父妒妻，種種不妥之處，皆置之度外了。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：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，只因賈璉在內，不能暢意，如今要是賈璉娶了，少不得在外居住，趁賈璉不在時，好去鬼混之意。賈璉那裡思想及此，遂向賈蓉致謝道：「好姪兒！你果然能夠說成了，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。」

說著，已至寧府門首。賈蓉說道：「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，就交給俞祿罷。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。」賈璉含笑點頭道：「老太太跟前，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。」賈蓉說：「知道。」又附耳向賈璉道：「今兒要遇見二姨兒，可別性急了。鬧出事來，往後倒難辦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少胡說！你快去罷！我在這裡等你。」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。

賈璉進入寧府，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。一路圍隨至廳上，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，不過塞責而已，便命家人散去，獨自往裡面走來。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，又是兄弟，本無可避忌之人，自來是不等通報的。於是走上屋，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，讓賈璉進去。

賈璉進入房中一看，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著兩個丫鬟一處做活，卻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。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。尤二姐含笑讓坐，便靠東邊插屏坐下。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，說了幾句見面情兒，便笑問道：「親家太太和三妹妹那裡去了？怎麼不見？」二姐笑道：「纔有事往後頭去了，也就來的。」

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，無人在跟前，賈璉不住的拿眼瞞看二姐兒。二姐兒低了頭，只含笑不理。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腳的，因見二姐兒手裡拿著一條拴著荷包的綢子擺弄，便搭訕著，往腰裡摸了摸，說道：「檳榔荷包也忘記帶了來，妹妹有檳榔，賞我一口吃。」二姐道：「檳榔倒有，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。」

賈璉便笑著，欲近身來拿。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，便連忙一笑，撻了過來。賈璉接在手裡，都倒了出來，揀了半塊吃剩下的，撻在口裡吃了，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。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，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，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，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「九龍佩」解了下來，拴在手絹上，趁丫鬟回頭時，仍撻了過去。二姐兒亦不去拿，只裝看不見，坐著吃茶。

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，卻是尤老娘三姐兒帶著兩個小丫鬟自後面走來。賈璉送目與二姐兒，令其拾取，這二姐亦只是不理。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思，甚是著急，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。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，只見二姐兒笑著，沒事人似的；再又看一看，綢子已不知那裡去了，賈璉方放了心。於是大家歸坐後敘了些閒話。賈璉說道：「大嫂子說，前兒有了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，今兒因要還人，大哥令我來取；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。」尤老娘聽了，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。

這裡賈璉又說道：「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，瞧瞧二位妹妹。親家太太臉面倒好，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。」尤老娘笑道：「僑們都是至親骨肉，說那裡的話？在家裡也是住著，在這裡也是住著。不瞞二爺說：我們家裡，自從先夫去世，家計也著實艱難了，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著。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，我們不能別的出力，白看一看家，還有什麼委屈的呢？」

正說著，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，交給尤老娘，老娘便遞給賈璉。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，吩咐他道：「你把這個交給俞祿，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。」老婆子答應了出去，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。須臾，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，又向賈璉笑道：「剛纔老爺還問叔叔呢，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。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，我回老爺說，叔叔就來。老爺還吩咐我，路上遇著叔叔，叫快去呢。」

賈璉聽了，忙要起身。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：「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，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，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。老太太說，好不好？」一面說著，又悄悄的用手指著賈璉，和他二姨兒努嘴。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，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，似惱非惱的罵道：「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！沒了你娘的說了！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！」

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，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。走至廳上，又吩咐了家人們，不可要錢吃酒等話。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，急速和他父親說。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，將銀子添足，交給他拿去。一面給賈赦請安，又給賈母去請安，不提。

卻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，自己無事，便仍回至裡面，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，方起身。至晚到寺，見了賈珍，回道：「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。老太太已大愈了，如今已經不服藥了。」說畢，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，又說如何在外置房子住，不給鳳姐知道，「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，為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，親上做親，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。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。」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。

賈珍想一想，笑道：「其實倒罷了，只不知你二姨娘心裡願意不願意。明兒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，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，再作定奪。」於是，又教了賈蓉一篇話，便走過來，將此事告訴了尤氏。尤氏卻知此事不妥，因而極力勸止。無奈賈珍主意已定，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，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，不便深管，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。

至次日一早，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，將他父親之意說了，又添上許多話，說賈璉做人如何好，目今鳳姐身子有病，已是不能好了，暫且買了房子，在外面住著，過個一年半載，只等鳳姐一死，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。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，賈璉那邊如何娶，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，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。一一說得天花亂墜，不由的尤老娘不肯。況且素日全虧賈珍周濟，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，而且妝奩不用自己置買，賈璉又是青年公子，強勝張家。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。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，在先已和姐夫不妥；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，致使後來終身失所；今見賈璉有情，況是姐夫將他聘嫁，有何不肯？也便點頭依允。當下回復了賈蓉。賈蓉回了他父親。

次日，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，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。賈璉自是喜出望外，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。於是二人商量著，使人看房子，打首飾，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。不過幾日，早將諸事辦妥，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，共二□餘間；又買了兩個小丫鬟。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，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，走漏了風聲，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。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，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，含羞吊死了，賈璉給了一百銀子，叫他另娶一個。那鮑二向來卻就合廚子多渾蟲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，後來多渾蟲病癆死了，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，便嫁了鮑二。況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和賈璉好的，此時都搬出外頭住著。賈璉一時想起來，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裡來，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。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，如何不來呢？

再說張華之祖，原當皇糧莊頭，後來死去，至張華父親時，仍充此役。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，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。後來不料遭了官司，敗落了家產，弄得衣食不周，那裡還娶的起媳婦呢？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，兩家有□數年音信不通。今被賈府家人喚至，逼他與二姐兒退婚，心中雖不願意，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，不敢不依，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。尤老娘給了二□兩銀子，兩家退親。不提。

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，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，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。

下回分解。

